



落叶飘飘 / 王哲 著

责任编辑：张 见

版面设计：张珑道

© 2022 by Zhe W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2年6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224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2938165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2938165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978-1-68372-452-0

没有所谓命运这个东西，
一切无非是考验、惩罚或补偿。

——伏尔泰



王哲

女，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员，出生于哈尔滨，曾经是一名牙医。90年代初移居美国后她打过餐馆、做过牙医助理以及旅行社从业人员，近二十年来在加州橙县经营旅行社。人生各个阶段的生活经历以及服务行业所积累的许多感人故事，成为了她写作的动力，先后在北美华文报纸以及国内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中、短篇小说：《两束玫瑰》、《我的先生赫尔曼》、《爱丽丝的圣诞礼物》、《从地狱到天堂》、《流浪汉的女儿》、《小姑的菜窝窝》……

《落叶飘飘》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70年代初，中国仍处于物质、精神还比较困乏的时期，方、顾两个普通邻家却发挥人性大爱，共同养大一个被遗弃的女婴。方叶子的命是捡来的，能够平安长大她很幸运。谁知，爱神的箭偏偏射中了她。梦一般的异国婚姻把她带到纽约，却在繁华中搁浅，离婚后她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维生？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而离婚的丈夫已经杳无音讯。她只好一个人挑起生活的重担：养儿子、打工，学着做生意。她得到了养父的女儿顾亚兰夫妇的帮助，也同身边一些华人朋友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不料，一场牢狱之灾又从天而降，使她身陷囹圄。面对 FBI、检察官、法庭以及犯罪的指控，她欲哭无泪，人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时，接受法庭委托，年轻的公派律师詹姆斯来到她面前……

目 录

| | |
|-----------------------|-----|
| 公仲序..... | xi |
| 一 飘落的梧桐叶..... | 1 |
| 二 情深似海..... | 9 |
| 三 奶奶是一颗明亮的星 | 19 |
| 四 春花初放..... | 27 |
| 五 爱情来了像团火..... | 35 |
| 六 身世大白..... | 47 |
| 七 初到美国..... | 60 |
| 八 麦克走了..... | 71 |
| 九 别了, 纽约..... | 78 |
| 十 阳光明媚的洛杉矶..... | 86 |
| 十一 新生活..... | 98 |
| 十二 挫折..... | 109 |
| 十三 姐妹不同命, 冷暖心自知 | 123 |
| 十四 一封特殊的来信..... | 133 |
| 十五 第三者..... | 141 |
| 十六 父亲来访..... | 146 |
| 十七 长滩相遇..... | 152 |

| | |
|-------------------|-----|
| 十八 圣诞夜的风波..... | 158 |
| 十九 新妈妈..... | 168 |
| 二十 我想有个家..... | 174 |
| 二十一 恩人变仇人..... | 183 |
| 二十二 阿华的友情..... | 194 |
| 二十三 一失足成千古恨..... | 202 |
| 二十四 挂上一个的小招牌..... | 212 |
| 二十五 亚兰的婚姻触礁了..... | 218 |
| 二十六 潜抑浮出..... | 226 |
| 二十七 爱上了盐湖城..... | 241 |
| 二十八 追爱..... | 251 |
| 二十九 天下事难两全..... | 259 |
| 三十 幸福的阿华..... | 266 |
| 三十一 祸从天降..... | 275 |
| 三十二 FBI 闯进了门..... | 285 |
| 三十三 圈套..... | 293 |
| 三十四 冰冷的关押所..... | 300 |
| 三十五 验明正身..... | 310 |
| 三十六 周末..... | 316 |
| 三十七 绝望..... | 326 |
| 三十八 阿普里尔的歌声..... | 332 |
| 三十九 保释听证..... | 337 |
| 四十 回家..... | 344 |
| 四十一 对话检察官..... | 354 |
| 四十二 我不去做伪证人 | 360 |

| | |
|------------------------|-----|
| 四十三 背着石头过日子..... | 369 |
| 四十四 弱水与坚冰..... | 380 |
| 四十五 春风秋雨..... | 389 |
| 四十六 难忘的感恩节..... | 399 |
| 尾 声..... | 412 |
| 江少川：一个移民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 418 |

序

公 仲

还是在 21 年四月，我读过王哲这个长篇小说的初稿后，写了个读后感和意见书。她看了即回信表示感谢，之后就开始了手修改了。在这近一年期间里，她下了不少功夫，内容反复琢磨，文辞字斟句酌，前后发过两份修改稿来，直到近日，她再次发来这个第三次文稿，才算是定稿了。我为她这种兢兢业业、认认真真、谦虚谨慎、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和精神，深感敬佩！

我认为，王哲的小说不属于那种黄钟大吕式的宏大叙事，却充满了人性光辉，写的是平凡人世间所应有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她的作品十分干净清纯，与人为善，和睦共处，互帮互爱，扶助弱小，感恩戴德是她的主旋律；在她的作品中，没有血雨腥风的战争硝烟，没有渲染仇恨，污秽肮脏的陈词滥调。有的只是沐浴在爱的海洋中萍水相逢、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亲人的幸福大家庭。为此，她塑造了一群生动可爱的人物形象，有主人公养女叶子，有慈祥的方老太、养父顾海山、姜老先生俩老，还有陆明、亚兰夫妻、李响、阿华以及两位白人麦克和詹姆斯等等。他们都是些普通的平民百姓，甚至都有着不同的人性弱点和作风毛病，但各人的形象都很鲜明，

个性突出；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显露出爱的亮点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小说中所说，“这些非亲非故、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在彼此坠入人生低谷的时候，无私地伸出援手，相互扶携着一路走来。爱使他们情深似海，河同水密；爱把他们之间原来水的缘分升华为血一般的亲情。”

王哲自己谦称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意思是说还是新手，不够娴熟。其实，这些年来她已经写了不少不错的中短篇，做了相当充分的热身准备。如《两束玫瑰》《爱丽丝的圣诞礼物》等，在情节结构、悬念设置上颇具匠心；又如

《点点滴滴都是情》中对小姑姑性格刻画和细节描写（堆雪人、回国聚会、吃榆树钱菜窝窝）都十分细腻精到。在我看来，这部长篇应该说已是相当完整严谨，而且，很有特色和可读性，令人读起来便爱不释手。

小说的设置是以主人公方叶子前半部分人生的命运经历为线索，来展开全书的故事情节的，其中波澜起伏，悬念迭出。叶子本是梧桐树下捡来的弃婴，就如同一片被风吹落的梧桐树叶，她在方老太和养父顾海山一家爱心抚养下长大成人，深得老太和养父母及姐弟无微不至的关爱照料和喜爱。可突然被一团爱情的烈火席卷，她不顾一切地投身于一个白人艺术家麦克的怀抱，并随之飘扬到了美国纽约。然而，好景不长。麦克失业，无力养家，加之志趣不合，麦克离婚出走了。可怜叶子孤苦伶仃，走投无路。所幸养父的女儿顾亚兰夫妻已在洛杉矶，她就只有前去投靠了。到洛市之后才发现已怀有身孕，得子之后取名彼得，那是麦克留下的孩子。叶子无一技之长，还要抚育儿子，如何生活，幸亏她身边的亲朋

好友：亚兰陆明夫妻、姜老先生二老、阿华、李响等。他们或帮带孩子，或帮找房子，或帮介绍工作……她办起了职业介绍所，帮人帮己，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然而，难以预料，她无端牵扯到一个贩卖走私人口的案件里，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在这场牢狱之灾中，一个公派的白人律师詹姆斯出场了。他年轻帅气，热心善良，富有正义感。他从公费到自愿，全力为叶子辩白申冤。先配合陆明夫妇将她保释出来，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最终达到撤诉，还她以清白，令叶子感激涕零。在漫长的保释待审过程中，詹姆斯同情叶子母子二人的不幸，逐渐对她的善良温顺和彼得的聪明憨厚产生了好感和爱恋之情，而正在此时，获得自由之身的叶子，迫不及待地要回到阔别多年想回而不得回的故国故土去看望养育她的亲人。

故事的尾声是叶子与儿子彼得终于回到了祖国。在机场不期而遇，碰上回国讲学的前夫麦克，在茫茫人海之中，这是他第三次遇见她。他请求改日再见面。小说就此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两个男人，叶子你要谁？与麦克重归于好还是去迎接正在等待中的詹姆斯？看来，小说的暗示，还是倾向于麦克，毕竟是初恋情人，彼得的生父，中国的传统观念还是念旧情讲血缘的。然而，我个人倒倾向于詹姆斯。麦克离婚后虽然在长滩巧遇叶子，躲在船舱之内看见她已经怀有身孕，错以为她又重新嫁了别人。但是，初恋的失败对叶子的伤害实在太大，而且两个人的志趣个性相距甚远，分别12年再续旧情不易，如要长相厮守，难上加难。而詹姆斯完全是现代青年，有满腔热血，有爱心，能体贴人，他

的出现是在叶子人生处于低谷时期，也是在他的不断鼓励下她才走出困境、走向生意上的成功。我相信他会给叶子和彼得带来幸福和平安。当然，我这是杞人忧天，无足挂齿、无伤大雅的。

毕竟是：落叶飘飘，情意绵绵，爱在人间，温馨久远。
以此为序。

写于南昌大学青山湖区18斋
2022年3月30日

（陈公仲，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长）

一 飘落的梧桐叶

1972年十月的一天傍晚，正是下班时间，哈尔滨的街道上车来人往，到处是赶着回家的人。季节已是深秋，昼短夜长，忙碌了一天之后，人们归心似箭，只想趁夜幕降临之前回到自己的家——那个心中最温暖、最踏实的地方。

坐落于南岗区的哈尔滨火车站又迎来了一天当中的繁忙时段。一列列行遍大江南北的列车顶着浓烟、风尘仆仆地进站了，像跑累的猛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而满载新一轮乘客、货物的列车却拉响汽笛，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又奔向四面八方。人们络绎不绝地涌入涌出；离别者互道珍重、重逢者泪眼相迎、回归者心安神定，而身背行囊的远行者们则脚步匆匆，脸上或多或少带着些紧张的表情。

从火车站向外走着的人群中有位身材高大的壮汉子，他面颊红润、鼻直口方，身穿一件恰合时令的军绿色风衣，头戴军帽，虽然无徽无章，却风度英武，俨然像个带兵打仗的指挥官。他只有35岁，而老成持重的外表却使他看上去像个中年人。他叫顾海山，是省篮球队的教练，刚把队上的一名球员送上了火车。

此刻，楼面上高悬的圆脸大钟正指向六点三刻，他知道小李乘坐的火车已经开出站台了，便点上一支香烟慢慢抽着。这次送站，没等火车启动他就先离开了，他是忍不下那份惜别

之情。小李是他选进球队并一手培养起来的中锋，是打篮球的好苗子；他身高一米九五，抢篮板就像一匹脱缰的烈马……可这一次却因为膝盖受伤不得不回老家疗养，使原本前途无量变成了前途未卜，也让球队失去一员大将。做教练的哪个不爱才？损兵折将使他心痛，联想起自己当年受伤退役时的情景，顾海山心中五味杂陈。作为一名运动员所面临的挑战方方面面，想万无一失，难哪！他劝着自己，把手上的半截香烟扔在地上用脚碾平之后，便朝不远处的无轨电车站走去。

天阴了一下午，傍晚又刮起风来。路灯在鱼肚子般的天光之下如豆如萤，电车站四周人声嘈杂，站满了等车的人。这一站是个要站，但车少人多，眼下又是下班的高峰期……随着人们的不断涌入，连人行道也被堵得水泄不通，顾海山往人群中一站，好像鹤立鸡群，引来一些好奇者的目光。

终于有辆车顶着长辫子似的集电杆、闪着火花慢吞吞地开过来了，人群骚动着一窝蜂似地向前拥去。电车一面减速一面还在行驶着，几个爱逞强的年轻人却早已窜上脚踏板，把身子挂在车门之外，其他人都紧跟其后向前奔跑起来。面对这个吵闹不堪的挤车场面，顾海山双脚向前移动几步便停下了。篮球场上练出的一身肌肉，他哪是抢不上？是让了。轻手利脚的，他决定抄近路走回家。

顾海山出生在上海，从小爱篮球，十八岁那年他从上海体校被选入国家队——八一男篮，去了北京。在球队里，他的身高排不上前几名，却因为动作敏捷、反应快，被选做控

球后卫。他曾多次在队友被拦截的情况下直接上篮得分，远距离投篮成了他的强项。在辉煌的几年中，他屡建战功也无数次受伤，面临转业时，被省篮要来做了教练。那之后谈恋爱、结婚生女，他在冰城哈尔滨安下了家。从此，他在一员勇猛的球星变成严格的教练；也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为一家三口的顶梁柱，不久之后，他又要成为第二个孩子的爸爸了。

一个人赶路，他健步如飞。走着走着，他似乎听见有小婴儿的啼哭声，心中不免有些好奇：这附近并不是住宅区，前面是一片老梧桐树，深秋之夜，冷风习习，谁会带着小婴儿来这里呢？他摇摇头，继续大步流星地朝前走。

当哭声又一次传进耳朵里时，他一惊。这声音如此耳熟，多像女儿亚兰小时候的哭声啊，做爸爸的经验告诉他，这是新生婴儿的啼哭。他立即停下脚步循声望去——只见十几步之外的梧桐树下孤零零的摆着一只柳编篮子，哭声正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萨事体？”他信口冒出一句上海话来，心却一下子缩紧了。难道有人丢弃了孩子？！他快步走上前去盯着篮子，顿感手足无措，心也慌了，他冲着老树大喊起来：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大冷天放在这儿会冻坏的！”

没人应声。风把他的喊声变成“呃、呃……”的回音，听起来毛骨悚然。顾海山相信这孩子的家人不会走远，此刻一定躲在暗处朝他张望呢，便又诈唬一句：“出来吧，我看见你了！”

仍然没人回答。

“你忍心吗？怎么说都是自己的骨肉啊！”他的眼睛湿润了，声音里哽着沙哑：“丢弃了孩子，你能安心活下去吗？”

天已经全黑了。冷风穿过树干拼命往顾海山的脸上刮，往他脖子里钻，走出的一身汗被风一吹，好像正淋着冷水浴，他缩起脖子把风衣领儿立起来挡风，突然意识到什么，忍不住大骂：“挨千刀的，简直不是人，是畜生啊！”把孩子放在这个又黑又冷的地方，不是存心害命吗？念头一闪，他不再耽搁了，飞快解开风衣扣儿，连毯子一起把小婴儿暖在怀里，抓起篮子离开了那里。

顾海山一手搂着婴儿，一手拎着篮子，大踏步地往家赶。此刻，他的一颗心完全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小婴儿所占满。他没法相信把篮子放在那里的人是孩子的父母或者亲人。那么，这孩子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剑眉紧锁，脚步匆匆地穿过有着牌楼般门脸的大门，走进院子，他的家就在这个院子的最尽头。

天还不算太晚，邻居们的窗前都亮着灯。顾海山从家家户户的门前走过，听着从各家窗内传出来的响声：老孙家有人在厨房里洗碗；用大嗓门训孩子的是庆革妈；明明家的收音机里正播着长篇小说《艳阳天》……

这栋老式住宅是当年白俄罗斯商人投资建起来的公寓，是一排砖瓦结构的平房，家家门户独立。院子里没有照明设备，遇上像今天这样无星无月的夜晚时，住户们窗下那明暗不等的灯光就成了一片照明灯。“文革”以前，院子里的空地很大，后来没人管事，不知谁先领头在自家门对面拦出一个小篱笆院儿来，其他人也不甘落后，院子里便出现了一排院儿中院儿，有人在里面养着生蛋的鸡鸭、有人种花养草也有人掘出一孔菜窖用来储存冬菜，一个宽敞的大院儿就这样缩窄了。

顾海山在自家门前停住脚步，像每天回到家一样，从挡着半截素花布帘的窗子上方向屋内张望。此刻，身怀六甲的妻子许玲亚正聚精会神地伏案阅稿，为省电，她只开着一盏台灯，把身子紧凑在灯伞的光环之下，他们的五岁女儿顾亚兰贴在妈妈身边，往本子上画着什么，早上梳好的两条小辫子一条已经不见了辫绳。灯光悄悄地把这母女二人一大一小的身影投放在墙壁上。

许玲亚是哈尔滨日报社记者，她文笔好、人善良，受到主编的器重，却遭人嫉妒。“文革”一来，主编挨斗她也跟着受牵连，被安上个罪名叫“黑线笔杆子”，折腾到郊区群力公社养鸭场学习、劳动。后来因为妊娠反应严重被转回市里的五星金笔厂当了工人，三年前才又调回报社工作。白天，社里大会小会不断、杂事一大堆，她不得不经常把稿子带回家来开夜车。

望着家中的情景，顾海山禁不住心疼起妻子和女儿来。自己带着球队训练、打比赛经常外出，家中的大事小情让妻子没少操心受累。等老二出生之后，家里又会多出些家务事来。怀里抱着从死神手里救回来的小生命，顾海山心情沉重，按照家里的情况，他们夫妻没有能力再多抚养一个孩子。他也想过把孩子送去派出所，可他没那么做。天已经晚了，值班民警十有八九是个年轻小伙子，面对小婴儿，手不发抖才怪呢！他决定明天早上再去报案，首先寻找那对混账父母，再看看该怎样安置孩子。

他正准备喊妻子开门，突然看见住在大门口旁边的老齐家开了一下门，几个人影在门前晃动着，之后便有人向他这

边走。虽然看不清面孔，他却从那一瘸一拐的走路姿势中断定，这是隔壁邻居方奶奶，他灵机一动：嗯，该把这件事同她商量商量。

这位方老太太五十多岁，邻居中无论男女老少都称呼她方奶奶——就是孩子奶奶的意思，被大家叫来叫去，成了她的名字。她没结过婚，瘸腿走路是小时候留下的残疾。然而身残却没挡住她自食其力，她在自己家办起个托儿所，左邻右舍有孩子的双职工们谁家没有老人帮忙，随时可以把孩子送过来请她照看。她看孩子按天收费，年龄不限，看一个孩子一天收几毛钱，包一顿午餐。老太太没上过几天学，倒也识字，基本上是哄孩子。一进她的门，有吃有喝有玩伴，好像串门子一样不受限制，孩子们快乐，家长也放心。等学会自己吃饭、解裤带上厕所之后，父母们才把孩子送去正规幼儿园。顾海山的女儿顾亚兰就是靠方奶奶帮忙拉扯着长大的，她就像是孩子的亲奶奶。

怕老太太走路分心，顾海山没出声，朝亮处挪了挪，等着她慢慢走近。

一见顾海山像堵墙似的立在门前，方老太太急忙开口同他打招呼：“哦，他大叔啊！这是刚回来？”

“是啊，方奶奶。黑灯瞎火的，您去哪儿了？”顾海山学着北方人的腔调同老太太拉话。

“这不是，一号老齐家的小文子闹感冒，两天没来了，他爱吃饺子，我包了一些给他送过去，顺便瞧瞧那孩子好点儿没，齐奶奶非留我多坐一会儿，说说话。这天一下子就黑了。”她边说边晃了晃手上的铝饭盒。

见顾海山左手捂着肚子好像电影里的伤病员，右手还拎着个篮子，老太太吃惊地问：“你这是，咋了？”

顾海山弓下身子，轻声对着老太太的耳朵说：“院子里不方便，咱们去您家里说话吧！”他说着敲敲自己家的窗子：

“老婆，到方奶奶家来一下！”便跟在老太太身后向她屋里走去。

一迈进方家的门，顾海山便闻到了晚饭的香味，身上也暖和起来，肚子里突然咕咕大叫，方奶奶听了笑着说：“还没吃吧？厨房里还有剩下的饺子呢！”顾海山顾不上答话，把篮子往地上一放，边解衣扣边开口说：“今天去火车站送人，回来的路上捡到个孩子……”

方奶奶被他的话惊呆了。“我的老天哪，这是咋说的？快放下、快放下。”她手忙脚乱地把床铺上的针线活向里面一推，伸手把婴儿接过来放在床上。这时，许玲亚拉着亚兰的手走进门来，顾海山只好手势加眼神，尽量用大人才听得懂的说法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两个女人听完，对望着，眼里都涌出泪来。

方奶奶掀开被顾海山捂得暖乎乎的毯子——三个大人都吃了一惊。他们眼前是一张眼窝发青、毫无生气的脸。

被灯光一照，小婴儿眨着眼睛吭叽起来。外面又黑又冷，顾海山急着往家赶，他还没顾得上看孩子一眼呢。

“已经尿湿了，是个不带把儿的。”听方奶奶这样说，两个大人都明白这是个女婴。只有亚兰懵懂地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大人们忙活。

方奶奶拉开暖水瓶塞儿，往洗脸盆里兑热水，准备先给

孩子洗个澡；许玲亚回家找出亚兰的奶瓶儿冲好奶粉又返身回来；顾海山把包孩子的小毯子拎起来，里里外外摸个遍，却没找到任何线索，连孩子的生日都没留下，他又动气了，嘴里“混账、畜生”地骂着。

两个女人给婴儿洗澡、喂奶、打点铺盖，把她舒舒服服地安顿好之后才松了一口气。方奶奶望着婴儿的脸轻声念叨着：“可怜的孩子，不知他们这是遇上什么难过的坎儿了？不然怎么舍得把块心头肉……唉！”她话说一半见亚兰正眼巴巴地盯着她看，便住了口。

女孩子天生爱娃娃，亚兰伸出小手抚摸着婴儿的脸蛋儿，快活地喊着：“弟弟，嘿嘿，小弟弟哟！”

“亚兰，她是妹妹！”许玲亚对女儿说。

“那，她叫什么名字啊？”亚兰问。

见丈夫拎回来的篮子里捎带了几片梧桐树叶，许玲亚蹲下身子捡起一片来捏在手里。她先看丈夫一眼又把目光移向方奶奶，这才对女儿说：“她叫小叶子！”

方奶奶听后会意地点点头，跟着许玲亚重复着：“哎！她叫小叶子。”

孩子已经睡安稳了，方奶奶的手还轻轻地拍着她，许玲亚知道她是心疼孩子，便捏紧那片梧桐叶说：“奶奶，看样子，这孩子今晚儿就要睡在您这了，明天早上我们再过来看她吧！”

方奶奶一听连忙挥手：“对。你们上一天班都累了，快回去歇着吧！孩子在我这儿，你们放心，不用惦记。啊，不用惦记！”

二 情深似海

顾家三口人一离开，方老太太便急不可待地关好门，脱鞋上了床。她仔细端详起熟睡中的小婴儿：只见她满头黑发直立着，脸蛋儿细嫩、鼻孔朝天。她呼吸时喉咙里带着嘶嘶的响动，偶尔还抽搐着把两只小手飞快举起来，舒一口长气。

唉！孩子这是哭累了。可怜她刚来到世上就被遗弃，要不是被顾海山发现抱回来，这会子还不知道怎样呢！想到这里，她心头一阵难过，顾不得脱衣服，拉过枕头紧挨在她身边就躺下了。

她轻轻抚摸着孩子的脸蛋儿，突然闻到小婴儿身上特有的奶膻味儿，抽动几下鼻子，眼泪不知不觉顺着眼角淌下来。

“哦，小叶子！”她在嗓子眼儿里呼唤起这个陌生的名字，不错眼珠地盯着她看，越看越喜欢。霎时间，一种做母亲的冲动使她心跳加快、激动异常。她怕自己睡得太实，忘了给孩子喂奶、换尿布。一晚上都半睁着眼睛，屋里的灯一直亮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三个大人便达成共识：顾海山按原计划先去派出所登记、报案；许玲亚用午休时间去张罗一些婴儿用品；方奶奶的任务自然是暂时照顾孩子。

这件事很快在几个近邻中传开了，女人们都急着过来看孩子，她们多少都带点儿实用的东西来。老齐家经济条件好，

送来两袋奶粉，其他人有的把自己孩子穿着小、看上去还干净的衣服送过来，也有人送来小被子、孩子玩剩下的玩具或者旧衬衣剪成的尿布……

方老太太的生命中凭空闯进一个小叶子，给她添了乱，可她却满脸喜色，笑逐颜开。为孩子，她愿意能早点找到她父母；为自己，她又不希望见到他们。这孩子明明是顾海山抱回来的，可她知道他们两口子顾不上她，问也没问便主动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来。当初她开托儿所，一为谋生、二是怕寂寞。做了孩子王之后，每天操心小家伙们的吃喝拉撒睡，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她爱上了他们，也因此得到邻居们的尊重。她用勤劳的双手和一副热心肠改变了命运，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被人瞧得起的人。而在那之前，她不过是个瘸腿的丑女人，可怜她的人才会正眼看看她。活在世上几十年，她从来没被爱情光顾过，可她不愿意孤零零地活着直到死去。她人不俊，心善良，每天把别人的天伦之乐挂在脸上，她感到自己也有了亲人。此刻，她祈求老天让她拥有这个小叶子，像现在这样：早上一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她那张稚嫩的小脸儿。她纤细的手指有时塞在嘴里，有时抓着衣襟；她总是睡呀睡，一睁开眼睛就冲着她笑。这孩子，真是讨人爱让人疼，看着她，方老太太的心里甜啊！好像吃了蜜。

“走了！跟奶奶说再见吧！”以前，一到晚上，家长们说完这句话便带上自家孩子走出门去。那之后，屋子里便空荡荡的只剩下她一个人。而今，那好长好静的夜不再是她一个人独守，小叶子给她带来快乐和希望，她的人生有盼头了。

日子过得飞快，到小叶子咿呀学语的时候，完全没有她